

拥抱的语言

成长的滋味

凌玉

在两年之前就已经决定要写这个故事，是因为一幅画，也是因为一首歌。在写这个故事时，房内的音响始终播放着这首歌，而那幅画也被我装框裱好，安置在计算机的上方，房间里燃着迷迭香的香灯。

情境是很够，侃侃凌玉冬季时的懒病又犯了，应该写稿子的年假里，我很努力的醉生梦死，窝在棉被里睡得不知如今是民国几年。

捻花惹草的第二折，想写的是“成长”，这是凌玉一直偏爱的题材，而这次想写的是女人的成长。

认识了一位大眼女子，生得一张欺骗世人的娃娃脸，却已经结婚数年，我写稿写得累了，常常跟她闲聊。曾经聊到关于婚姻的话题，她说过的一句话，让我印象深刻。

“在跟他结婚后，我也有所成长。”不是被迫于改变，而是成长。我想，她是值得羡慕的。

美好爱情的终点，似乎就是一个被众人祝福的婚姻，但是在婚礼之后呢？现实的生活是爱情的试炼，恋爱时的甜美总会消褪。必须承认，婚姻虽然不是爱情的坟墓，但是许多女人仍旧为了婚姻而失去许多。如果只是埋怨着，那么生命通常就此停顿，真正能够自我成长，或是在丈夫帮助下成长的，能有多少人？在《拥抱的语言》开稿时，一切并不顺利。不曾写过骄纵如凤浣纱的女主角，让我写得很辛苦。但是女人的转变与成长最具迷人，我想着她独自一人的那段时间，自我摸索着，尝尽世态炎凉，最后再见到柯焰时，已是一个成熟而内敛的女子，不知不觉间，开始喜欢上浣纱。

第二本所谈到的花草是迷迭香，花语是记忆。关于迷迭香的种种，我会在“凌呆呆摸摸茶”里介绍。

对了，想在故事里传达一些讯息，抽烟是件不好的事，很伤身的，读者宝宝们可千万不要抽烟。

至于再度于故事中出现的楚依人，以及那位神秘的原先生，是整个“捻花惹草系列”中的主轴，请读者宝宝们耐心等待，关于他们的故事，凌玉是不会太过拖欠的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截稿日总是灾难连连，而且不单是自己在挣扎叫苦，就连四周的朋友都无一幸免，几乎都会被我拖下水。

每次完稿时，都是累到双眼发昏、双手发软，通常这个时候状况特别多。一遇上紧急状况，打印机铁定出问题，跟它好说歹说就是印不出半个字，连累了身边的朋友们必须随时待命，大清早就被我挖起床，睁着惺松睡眼替我印出十万多字的稿子，再冒着飕飕寒风站在火车站前等着，交给冲出火车站的凌玉。

菁已经到某公司上班，却还是逃不过我的魔掌，在打印机罢工时，必须冒着危险，偷偷拿我的稿子在公司印，再飞车送到我家。有时候还必须跷班，载着我到出版社交稿子。

至于她家里那台印表机，早就到我家来出差了，很抱歉，遇上紧急时候，有两台印表机也没用，大概是计算机连续使用过久，不论怎么试，就是

印不出稿子，屏幕上始终有着那个让人怵目惊心的红色大叉叉。

某次凌玉写得昏头，菁正好出差，顺道晃到乱得有如战场似的屋子里，接我去吃早餐，也顺道送我去搭车。

抱着热烫烫的稿子，坐在麦当劳里咬着蛋堡，还没闲聊上几句，谁知眼尖的菁竟看见拖车缓缓接近。她丢下手里的咖啡，快速的奔下楼去，以最快的速度跑向警察伯伯，可怜的凌玉则是含泪抛下只咬了一口的苹果派，拎着大包小包跟在后面跑。

跑得几乎断气，警察伯伯还是很酷的开了一张违规停车的罚单。跟菁一同捧着罚单，站在寒风中的凌玉突然清楚感受到，何谓“屋漏偏逢连夜雨”。呜，警察伯伯，你太没同情心了，看见累得像是熊猫的凌玉，你还舍得开罚单？另外，几位知名不具的好友，在此鞠躬向你们道谢，谢谢你们在凌玉赶稿的非常时期，接受我不理智的骚扰。不论是被我逼着找数据，或是印稿子、充当司机的，我一律跪地鞠躬感谢。

至于最近认识的 Chris，谢谢你几次的协助，虽然凌玉给你的见面礼是一张怵目惊心的红单，但是在我们眼里，你还是最好的司机。认识你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凌玉每次想到可以从你身上压榨出的油水，就会在棉被里偷笑老半天。嘿嘿！以后还请多多关照了。

这本《拥抱的语言》，写在农历年后不久，在写序时，街上还有着美轮美奂的花灯。

让我想起几年前还是学生时，曾经跟琬茹去参加台北灯会，那人潮汹涌的情景至今让我印象深刻，从此以后的元宵节，我只敢躲在家里点用奶粉罐敲成的小灯笼，再也没有胆子去跟人挤着看花灯。

第一章

希腊、安德罗斯岛。

人的记忆能够存在多久？凤浣纱踏上海岛边缘的碎石小径，心中存着这个疑问。她缓慢的走着，海风吹拂着黑亮如缎的长发，穿著淡紫色毛料套装的修长身段，是海风中最美的一抹剪影。

有些事情一旦记住了就再难忘怀，仿佛心中被烙印般，不去思量，却

又偏偏难忘。

例如，对于那个男人的记忆始终在她脑海里，难以磨灭。

她恨他，却更恨自己竟然忘不掉他。这些日子来，她不停告诉自己，会想起他是因为必须不断重温着对他的恨。

她的手紧握成拳，指尖深深的陷入柔软的掌心，而她浑然不觉得疼。她的心被其它的思绪占据，不断的想起关于那个人的一切。一绺发飞散在美丽的面容前，白皙的肌肤衬得那双盈亮的剪水双瞳更加深邃。

海风里飘散着迷迭香的气味，诱引着人们坠入回忆中。这个岛上种植着许多迷迭香，青翠的绿意瀰漫了整个海岛，在有着深深寒意的隆冬时节，迷迭香依旧茂盛，在枝头绽放淡紫色的花朵。

她顺着小径缓慢的走向海边，心中思潮起伏着。激烈的恨意亟欲得到宣泄，在苦忍了六年后，知道能够马上见到那个让她恨得如此深切的男人时，她的情绪万分激动着。

六年了，漫长得不可思议的六年，如今想来都难以相信，她竟能够撑过这艰困的六年。仔细想想或许有些讽刺，她是靠着对他的恨，才有办法撑过那段时日里的艰苦。

她是多么恨他呵。这六年来日夜的诅咒着，恳求上苍能给他最残酷的惩罚。她期待着，不只一次梦见与他重逢，渴望亲自撕抓他那英俊得有如恶魔的脸庞，然后在他面前冷笑嘲讽。

爱琴海的蔚蓝水色出现在小径的尽头，她的呼吸加速，紧握的手也有些颤抖。她不停的告诉自己，这些颤抖是因为太过于期待，她幻想着报复的甜美，从六年前起她就期待着这一天。

小径的尽头是一处芬芳的迷迭香园圃，新鲜的茂盛香草有着浓烈的香气。一名棕发的希腊女郎采撷着迷迭香，身旁是松木打造的木椅，一名高大的男人面向着海洋坐在木椅上头，略长的黑发因为海风而凌乱，宽阔挺直的双眉暗示着他坚毅强硬的性格，虽然只是看见背影，却有着逼人的气势。

浣纱停下脚步，无法再继续向前。只是看着背影，她就认出他的身分。

多么美好的景象，男人坐在木椅上，而他美丽的希腊情人则在一旁伺候着。

浣纱紧咬着唇，视线由棕发女郎移到面海的男人，她的心中有如在经历最激烈的波涛，各种情绪交杂着，深切的恨意掩盖了一切，但是在恨意之下，隐藏着不曾遗忘的记忆。

棕发女郎就是他的新欢吗？他所钟情的原来是温柔可爱的女子。各种奇异的猜想闪过脑中，浣纱缓慢的走上前去，双腿却沉重得不听使唤，几乎就要软弱得无法行走。冬季的海风，迎面袭来有如针刺，而她竟不觉得疼。

棕发女郎发现她，有些诧异的半张着唇，美丽的面容上有着疑问。“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这是私人宅院，你不能进来的。”她低下头，看见木椅上的男人身躯僵硬了。

浣纱缓慢的弯唇微笑，心情激动到了极点，脸上的表情反而显得平静。“没关系的，我跟这位先生是旧识，他一定认得我。”她静静的说道，看见他宽阔的肩膀猛地一震。

“柯焰，你不会已经忘记我了吧？”木椅上的男人双手紧握住椅子的边缘，却始终没有回头，僵硬的双肩泄漏了他的情绪。

浣纱的笑容加入一些讽刺，她举步往前走去。“你没有想到会再见到我

吗？我花了六年的时间，不断追查你的下落，费尽千辛万苦才找到这里。虽然我的不请自来，或许打扰了你与小情人的相聚时光，但是千里故人来，总是难得的，你甚至不愿意站起身来欢迎我？”她边走边说，愈来愈靠近坐在木椅上的高大男人。她的脸上有着微笑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内心此刻的激动。

是愤怒、是埋怨、或是深浓的恨意？她的心中五味杂陈，纷乱难理。脸上的平静仅是一张面具，遮盖了心里的激动，颤抖的身躯绷得紧紧的，不愿意让他看出分毫。

柯焰没有移动，仍旧挺直了背脊，放在木椅边缘的手却在轻微颤抖着。

她怀疑自己看错了。记忆中的他始终是冷静自制的，深邃的黑眸里有着恶魔般的笃定，游刃有余的掌控一切，从来不曾有过慌乱的模样，似乎整个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中。

这样冷静的男人怎么可能会因为她的出现而颤抖？“小姐，不行的，你不行……”棕发女郎惊慌的想阻止浣纱的前进。

“喜娜，你进屋子里去。”低沉的声音响起，柯焰缓缓的挥挥手，示意棕发女郎离开。

喜娜不敢违抗，只能缓慢的离开，在离去时仍旧不停的张望着，脸上充满着担忧的神情。跟在柯焰身边那么久，她不曾看过柯焰有如此激烈的反应，这段日子以来，他始终像是冷硬的石像般漠然，情绪甚少有起伏。他唯一的情绪，就是愤怒。

是什么样的女人，竟有能力破坏柯焰如万年寒冰般死寂的冷静，激出他愤怒以外的情绪？喜娜诧异着，猜测眼前突然出现的东方美女，一定对柯焰有着极大的影响力。

“你担心我伤害她吗？怕我会像泼妇一般，扑上前责打她？”浣纱好奇的问，已经走到他的身边。她闻到某种奇特的味道，类似于草药的气味，融合在她曾经十分熟悉的男性气息中。“请放心，六年是一段很长的岁月，在这段日子里我至少学会了控制情绪。”说完，她勉强挤出微笑。

柯焰缓慢站起身来，海风仍旧吹拂着他的发，以及他身上的白色衬衫，保暖的陈旧外套被遗忘在椅子上。

“是的，六年是一段很长的日子。”他的笑声尖刻而苦涩，饱含着太多的痛苦。

六年，多么漫长的岁月，长久得可以让一个人彻底心死。但是对于一段深刻的感情来说，六年却又太短暂，当她出现时，他的心激动着，无法遏止的想要碰触她，拥抱她。

当她出现时，他才真正明白，这些日子来始终不曾忘记她。

“你为什么要来？”他沙哑的问，仍旧面向大海，声音里有着深浓的痛苦。

浣纱走到他身边，没有看向他。她必须凝聚勇气，才能够看向他那双黑眸，骄傲的自尊让她不愿意被他看穿那些藏于心中纷乱的情绪。

“还需要问为什么吗？你在六年前抛弃我，下堂妻总有询问为什么被弃的权利吧。”她的嘴角带着讽刺的笑说道。

她本以为再见到他，她会尖叫、会咒骂，甚至扑上去给他一顿拳打脚踢，发泄积压了六年的怒气以及愤怒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此刻她的心情反而变得冷静了，只想要见到他，问清楚一些原由。

她的手覆盖在胸上，那儿残留些许隐隐的疼痛，类似细微的针戳刺着

心里最脆弱的一处，她无法制止那种疼痛。从他离去的那一日起，那种疼痛始终存在着。

“你不该来的。”他叹息着，黝黑的手紧握成拳。他闻到她身上的气息，那是这些日子来，他所魂牵梦系的。午夜梦回，他甚至会以为她来到他的身边，然后醒来时，他会因为极度的失望而愤怒与狂乱。

只是他情愿让她恨，也不愿意她看见他是如此的丑恶与不堪。

“为什么？你不想见我？”浣纱问道，转过头去看向他。在看入他的双眼时，她的笑意徒然凝结。

当视线接触到他面容的那一瞬间，她只感到全身冰冷，所有的愤怒与恨意在此刻全然冻结，只能震惊的看着他，她的血液冷得像是冬季的海水，彷彿天地在转瞬间崩解。

她难以置信的看着柯焰，一股剧烈的颤抖由体内窜出，她颤抖得像是风中的落叶。

什么恨意，什么埋怨，在这一刻全都遗忘，她只能看着他，脑海中一片空白，甚至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“你看到了，你知道为什么了。”感受到她异样的沉默，他弯唇露出讽刺的微笑，低沉的声音里带着绝望。“你还期待我欢迎你吗？你期待一个瞎子能给你什么欢迎？”他低头逼近她，忍不住深深的呼吸她身上的气息。

柯焰靠着这些年来训练出的敏锐直觉，寻找到她的身躯，双手准确的扣住她纤细的肩膀，感受到她身上的僵硬。他的心中疼痛着，知道她正因为他的逼近而颤抖。他看不见她的反应，但是却能够感觉到她的颤抖。

他挤出一抹冷笑，用激烈的心痛来杀害心中残留的一丝希望。

浣纱无法开口，她瞪大了双眸，只能呆愣的看着柯焰。她几乎无法相信眼前的男人就是柯焰，但是他低沉的声音，以及高大的体格，她是如此的熟悉。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夫妻，熟悉彼此的身体，不可能认错。

她记忆中那张宛如恶魔般英俊的面容依旧，逼近她的那双黑眸虽然仍旧明亮，但是空洞而毫无焦距，只是面对她，却不是看着她。他的脸上有着一些旧伤残留的白痕，没有减低他的俊美，却增添了某种阴暗危险的特质，让人望而生畏。

她的视线平视着他的胸口，白色衬衫的钮扣半开着，袒露黝黑结实的胸膛，上面布满丑陋伤疤，那些伤痕犹如蛇般，在他黝黑的肌肤上蜿蜒，而后消失在衣服之下。

这么多年来，她努力恨着他，以为他与情人一起躲在某处逍遥度日，但是再见到他时，事实竟不是如她所想象的。他身上的旧伤，暗示着某个她没有参与的悲剧。

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这个问题在她心中啃噬着。

“看着我，你还期待什么吗？”他低吼着，愈加逼近她的脸庞。“你害怕吗？这是一张足以吓退任何人的脸，你难道不怕吗？这是一个瑕疵品，你能够忍受吗？”他冷笑着，感觉内心在一点一滴的死去。天晓得他的心有多痛，再见到她时，他疯狂得想毁去心中最后的一点光芒。

或许看不见也是好的，他无法承受她眼中恐惧而厌恶的光芒，那比杀了他更加难受。

在她眼里所看见的是如何的景况？一个惨不忍睹的男人？她的颤抖是因为恐惧还是厌恶？浣纱的手颤抖着，迟疑的往上伸去，想要抚摸他脸上的

疤痕。她无法分辨此刻心中激烈的疼痛是为了什么。

她不是恨他入骨吗？为什么在看见他的伤时，竟会如此心痛？“你的眼睛……”她说不出话来，身子在颤抖着。天啊！他当初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承受了什么样的伤害？“瞎了。”柯焰语气粗鲁的说，凶暴的将她推开。“不要同情我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！”他低吼着，挺起背脊，维持着残余的骄傲，凭着记忆往住宅的方向走去，稳定的步伐让人绝对想不到他的眼睛已经失去视力。

他不要见她，他不要再想起那些已经失去的一切。

浣纱被推倒在迷迭香丛中，只能呆愣的看着他离去的高大背影。她无法确定眼前的男人跟六年前的柯焰是同一个人，记忆中冷静的他，如今竟像是一头暴躁的野兽，有些锐利的爪与牙，随时准备伤害胆敢接近他的人。

一阵海风吹起，满园的迷迭香摇晃着，属于记忆的香气在蔓延。她在记忆里搜寻着关于他的一切，六年了，她不曾遗忘分毫。

关于他的记忆，始终烙得那么深，她无法否认曾经深深的爱过柯焰。

迷迭香的气味，勾起了她的回忆……六年前、台北。

巍峨的高楼在阳光下闪烁着光亮，淡蓝色的玻璃折射阳光，将高楼笼罩在蓝色的光晕之中。整栋大楼属于凤氏企业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，这栋大楼的美丽独树一帜。

关于凤氏的传奇，也在台湾商界中流传着。经营衣料纺织业的企业，曾经在七〇年代大放光芒，但是随着台湾商业型态的转变，许多大型纺织企业纷纷倒闭，硕果仅存的只剩下凤氏。如今的负责人凤傲磊有着独到的眼光与商业头脑，在纺织业衰退时，扩张了凤氏其它领域的触角，当其它同业关门大吉时，凤氏反而更加茁壮。

银色的莲花跑车以极高的速度驶入高楼前方的弯道，旁若无人的直驱门口，在挑高的玻璃帷幕前技术精湛的险险停住，因为紧急煞车，地上甚至有着焦黑的煞车痕。

几个正在门前送客的经理被逼近的跑车吓出一身冷汗，呆愣的贴在玻璃上。正准备破口大骂，却在看见踏出跑车的驾驶时，咒骂的话全吞回肚子里去，只能张口结舌的看着。

跑车的门被打开，神色冷傲的年轻女子下了车，乌黑的发贴着白皙的脸庞，发梢略微触肩，五官精致而美丽，盈亮的黑眸衬着白皙的肌肤，让人印象深刻。姣好的身段包裹在黑色皮衣之下，吸引了众人的眼光。她的美丽就足以让人惊叹，而那种独特的气质，更是让人移不开视线。

她的眼光落在玻璃帷幕前众多经理级的男人身上，对于吓坏众人的举动竟然没有半分歉意。她以优雅的步伐往凤氏的大门走去，随手将钥匙一抛。

银色的钥匙在空中画出一个半圆，落在一位经理的手中。男人接着钥匙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停车。”她淡淡的命令，旁若无人的走入凤氏大楼，那神态宛如巡视领土的女王。

黑色的修长身影，不论走到何处都是众人目光的焦点。

“她是谁？”半晌之后，一个刚从国外调回台湾的经理瞠目结舌的问。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以那么轻率的态度命令经理级主管停车，而看看众位经理，还一脸唯唯诺诺、不敢拒绝的模样。

“你就算不曾见过她，也应该听过她的名字。她是总裁心爱的女儿，整

个凤氏里最惹人传说的女人，凤浣纱。”接到钥匙的经理微笑着，很高兴能够得到这件差事。能替凤浣纱服务，就代表着能够多亲近她一些，或许还能得到她的注意。

她有着惊人的家世背景，而更让人又妒又羡的，是她同时拥有才智与美丽，这样的女人简直是男人的梦想。若是能够得到她的青睐，就等于同时拥有了美女与财富。

从她成年开始，男人们就费心的想接近她，高傲如她却从不看在眼里。男人们往往碰了一鼻子灰，却仍旧不死心的前仆后继。几年过去了，浣纱变得更加美丽，却仍旧没有男人能够得到她的芳心。众人在猜测着，不停的议论着。

到底谁是那个幸运的男人，能够得到她的眷顾？

浣纱走入顶楼的会议室，旁若无人的推开厚重的雕花木门，她的出现打断进行中的会议，正在解说图表的男人徒然住口，呆愣的看着她，被她的美貌与气势迷惑。直到旁边的助理碰了他几下，他才尴尬的继续解说着，视线却始终绕着浣纱打转。

她微微一笑，如同所有的美女，很是享受男人倾慕的眼光。她走入会议室，对众人的行礼视而不见，笔直的走向会议桌的首位，对着父亲甜甜一笑。

“浣纱，你一定要打断我们的会议吗？”凤傲磊无可奈何的看着女儿。他已经跟浣纱说过数次，不要在会议进行时进入会议室，她的出现总会令会议瘫痪。男人看见她，就像是蜜蜂看见了蜜，连眼睛都移不开。

“我只是太想见到你，去国外玩了一趟，我好想你。”浣纱微笑着，低头亲吻父亲的脸颊。“再说，你该知道，我从小就不是会乖乖听话的乖女孩。”说完，清脆的笑声回荡在会议室内。

凤仿磊的目光里有着宠溺，伸手揉揉女儿的头。他可以对旁人冷漠无情，却无法对浣纱板起脸孔说教，他太宠爱她，这个女儿过于聪明而美丽，从小被当成公主娇养着，捧在手里怕摔了，含在嘴里怕融了，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但是多年的宠溺，却养出她过于娇蛮的性格，让他有些头疼。

角落里的李韬步站起身来，有礼的对着浣纱打招呼。“凤小姐。”他因为浣纱的出现有些脸红。

她点点头，当是听见了他的问候。说来李韬步还是她的青梅竹马，他父亲是凤氏的元老，跟在凤傲磊身边多年，连儿子也进了凤氏效命。李韬步的年纪比浣纱略大，个性温文儒雅，总是喜欢在她身边打转。但是性格太过软弱的男人，根本压制不了浣纱，她注意到他的倾慕，却选择了忽略。

浣纱对着父亲微笑，随意的推开桌上的文件。“爸，我刚下飞机，好想念台湾的小吃，你陪我一起去逛逛。”她拉着父亲，丝毫不理会正在台上解说的男人。

众人看着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其实大部分的人已经习惯了她的行称，从她幼年开始，这种情形就不断发生，她时常闯入凤氏，在一群主管面前带走父亲，不理睬事态有多么紧急，她要父亲把她摆在第一位。

父亲的宠溺，让她习惯了想要什么，就能够得到什么，她是标准的天之骄女，世界仿佛是绕着她在转动的。

只是今天的情况有些不同，在她试图拉起凤傲磊时，一道冰冷的视线

紧盯着她，不同于其它人的眼神，那人的目光里有着冷热交杂的激烈光彩。冷淡的，是他眼里的不赞成，仿佛鄙夷着她的骄纵行径，而热烈的，则是一抹难以理解的炽热。

“小姐，这个会议很重要。”李韬步鼓起勇气说道。

“你们就这么任由她胡闹，只是轻描淡写的说句会议很重要，就奢求她会自动自发的离去？”角落里响起低沉的男音，口气里有着调侃。

浣纱诧异的转过头去，盈亮的眸子迎向那人的视线。像是在挑衅般，她傲然的偏着头，回视着那人的视线。

“胡闹？你指的是我吗？”她看着那个男人，眼里的诧异光彩更甚。

她很确定不曾见过他。那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，就会终生难忘的男人。

他的身躯高大，锐利的黑眸望着她，饱含着某种热烈的光芒，挺直的鼻梁下，是极为性感的男性薄唇，噙着一丝笑，笔直的看入她眼里，男性的脸庞有着恶魔般的俊美。

在发现她的视线时，那抹笑容变得饶富兴味，甚至毫不尊重的打量着她修长窈窕的身段。

男人看来似乎未满三十，但是有着成熟的特质，稳重而内敛。西装革履的装扮没有让他看来文明些，反而加强了她的侵略气质，虽然衣衫整齐，但是他的四周瀰漫着危险的氛围，审视她的眼光，像是在审视猎物的野狼。

一阵没来由的颤抖窜过浣纱的身躯，她不容许自己退缩，在他放肆的视线下游开眼睛，但是紧握在身侧的手早因紧张而汗湿。这对她来说可是全新的经验，她习惯了唯我独尊，从来不曾见过什么男人竟有着让她紧张的魔力。

男人的微笑加深，笑容里加入了让人气愤的放肆。“请凤小姐到一旁等着，会议必须继续进行。”他缓慢的说道，锐利的视线没有错过她脸上的表情。

会议室中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紧张的看着对峙的两人。凤傲磊则是露出神秘的笑容，来回看着两个年轻人。

浣纱的反应是立即的，她愤怒的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的看着他。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紧绷着嗓子询问。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她的行为，而他竟胆敢命令她离开？男人仍旧舒适的坐在皮椅中，态度从容的回视着她。“需要我再讲一次吗？原来你不只行为像是个孩子，连听觉都有问题，像是幼儿园里的学生，需要老师一字一句的指示吗？”他欣赏着她气得发白的脸庞，眼光里流露出纯男性的欣赏，话语却依然讽刺。

“要我再说几次都行。凤小姐，现在是会议进行的时候，请你退到一旁去，就算是想要缠着父亲撒娇，也请先看清楚场合。”“你……”浣纱气得说不出话来，紧咬着牙瞪视着他。

“需要我再重复一次吗？”他火上加油的问道，礼貌的态度只是更加激怒浣纱。

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，坐在他旁边的李韬步担忧的警告着，把声音压得低低的。“柯焰，别这么对凤小姐说话。”柯焰黝黑的指轻敲着桌上的文件，视线始终紧盯着浣纱。在见到她之前，他就已经听过太多关于她的传说，那些人传说着她的美丽与骄傲，以及种种刁蛮的行径。他会答应凤傲磊的邀请，来到凤氏工作，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想要会会凤浣纱，亲眼瞧瞧那个被众人传说多年的美丽女子，是不是真有让人癫狂的魔力。

“如果是凤家的小姐，就更该知道会议的进行对公司有多么重要，不应该贸然地闯入，打断了会议的进行外，竟还想带走参与会议的成员。”柯焰不留情的说，一见面就在浣纱面前撂下战帖。

“阁下又是谁？竟敢在我面前大放厥词？”浣纱瞪视着眼前的男人，几乎想上前撕下他脸上那抹笃定的笑容。她不是会被轻易激怒的人，但是他的几句话，竟然就惹出她空前的怒火。

“柯焰。”他报上姓名，仍旧坐在皮椅上，丝毫没有要站起来的意思，就像是她不值得他起身。“我只是被延聘来的小职员。不过虽然身为小职员，但是我还有一点基本常识，知道正在进行的会议绝不许有人打扰。”“你是在讽刺我连基本常识都没有？”浣纱眯起眼睛，声音带着假意的温柔。熟悉她性格的人都知道，当她声音转为柔和，其实正是她狂怒的时候。

“你听得出来？我还以为幼稚如你，应该听不出我话里的含意。”柯焰像是逗弄猎物的猎人，以激怒她为乐。

她紧握着双拳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她说话，她早就习惯了众人的服从，何时受过如此尖锐的讽刺？男人们对她总是言听计从，而眼前这个柯焰，竟然不怕死的激怒她。

“浣纱，柯焰说得没错，犯错的是你，你不该打断会议。”凤傲磊突然开口，嘴角仍旧带着笑容，愉快的看着柯焰。

浣纱惊讶的半张着嘴，回头看着父亲。她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，多年来宠她疼她的父亲，这次竟然不帮着她，反而向着外人，去帮助那个柯焰，当着众人面前指责她的不是。

“但是……”她试着想扳回劣势，话语到了嘴边，却被父亲挥手打断。

“别来打扰会议，你先到我办公室里等着，会议结束后我会去找你。”凤傲磊说完，点头示意台上的男人可以继续解说。他的视线落在文件上，完全忽视宝贝女儿的怨怼。

他必须费尽自制力，才能忍住大笑的冲动。他能够感觉到浣纱的怒意，更知道女儿会迁怒于柯焰。

浣纱愤怒的跺脚，恨恨的瞪了柯焰一眼，在失去父亲的支持时，她已经输了与柯焰对峙的第一局。她傲然的转过身，带着凛然不可侵犯的骄傲走入另一扇木门，在关上门时，她用尽全力甩上无辜的门板，用以发泄心中的怒气。

门被轰然关上，因为过度用力，在关上后还微微颤抖着。

会议室中所有人噤若寒蝉，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几个人因为浣纱的离开，松懈的瘫软身子，坐在皮椅里擦着冷汗。

凤傲磊的脸上始终带着微笑，他的视线落在柯焰身上。在掌上明珠被冒犯后，竟然没有半分的怒气，眼中反倒盛满了欣赏。在商界多年，他的眼光从来不曾出错过，当初会极力延揽柯焰进入凤氏，除了欣赏柯焰的才能外，他还有其它的打算。只是，连他也没有料到，两个年轻人初见面的情况竟会如此精采。

“你是第一个敢如此跟她说话的人。”凤傲磊说道，没有错过柯焰紧盯着那扇木门的炽热眼光。

柯焰缓慢的露出微笑，把这些话当成赞美。“我的荣幸。”他的视线不由自主的看向木门，怀念着她窈窕的身影。果真如传说中所言，凤浣纱有着令人惊叹的美貌，足以让男人神魂颠倒。他仍旧记得她精致的脸庞，以及她

被激怒时，盈亮的眼里盛满愤怒的火焰，美丽得不可思议。

在指责她行径的同时，他其实有着几分恶作剧的心态，试着想要激怒她，说出一句又一句的讽刺，想看看她愤怒时会是什么模样。他没有想到，在高傲的外表下，凤浣纱其实十分单纯，只是几句话就让她气得双眼喷火。想起她离去的愤怒模样，他嘴角的微笑缓缓加深。

会议继续进行着，而柯焰的心却已经飘荡到木门之后。他没有发觉，整个会议期间，凤傲磊始终看着他，目光里有着深深的笑意。

第二章

浣纱在总裁办公室中焦躁的绕着圈子，像是一头被困住的野兽，只能来回的走着。

极度的愤怒让她无法冷静，她挫败的发出呻吟，脑子里充斥着柯焰那张惹人愤怒的笑容。

“我要杀了他。”她喃喃自语着，想不透为什么会那么在意他。

只是初见面的人，就算是他用言语激怒她，她最多置之不理罢了，骄傲的性格让她甚至不愿意纡尊降贵的与人争吵，更别说是当着众人的面前，与一个男人唇枪舌剑。更可怕的是，她竟然还输了一局，在两人的争吵中败下阵来，被父亲驱赶到总裁办公室内。

她的脑海不断浮现柯焰的面容，他让人愤怒的言语，以及调侃的表情，还有那双黑眸中激烈的光芒。

那张恶魔般俊美的脸庞，占据了她的心思，先前因为长途飞行引起的疲倦，在此刻被她遗忘。她坐在父亲专用的皮椅上，顺手拿起烟盒里的特制香烟把玩着，将烟放在鼻间，用熟悉的气味安抚心里的翻腾情绪。

皮革制成的烟盒，边缘镶嵌着一圈细致雕琢的白银，超群的手工与设计，暗示着使用者惊人的财富。采自南美洲的烟草，被滚在暗色的特制纸张内，透出浓烈的香气。这是凤傲磊最心爱的烟盒。

凤傲磊是个商人，生意场上烟酒的应酬是免不了的，所抽的烟都是特制的顶级烟草，有着特殊的气味。浣纱从小就习惯了父亲身上的烟草味，她不抽烟，但是因为父亲的关系，她对烟草并不反感。

在她思考的时候，门被打开，熟悉的脚步声踏入办公室。她转过身去，满腔的抱怨正待宣泄，但是当视线接触到跟在父亲身后的那个男人时，她张口结舌的愣在原地。

柯焰跟在凤傲磊的身后。气定神闲的走入办公室，神态自若的模样，像是在巡视自家采邑的领主。他的眼光笔直的看着浣纱，瞧见她惊讶的模样时，嘴角挑起一抹微笑。

难道刚刚在会议室里灭了她的威风还不够，他竟敢踏入总裁办公室？道里可是凤氏的重地。就连李韬步都不曾进来此处，怎么一个小职员反而大摇大摆的走入？“谁允许你进来的？”浣纱终于找到声音，她激动的询问着。不知什么原因，她的傲然与冷静，在看见他时总会突然失效，变得易怒而神经质。

柯焰舒适的坐在沙发上，脸上仍旧带着微笑，他偏过头去，看着凤傲磊。“令千金显然并不欢迎我。”“她被宠坏了。”凤傲磊淡笑着，从浣纱的手中接过香烟，并拿起烟盒递给柯焰。

这可是他珍藏的烟草，还不曾跟旁人分享过，要不是特别看重柯焰，他还舍不得拿出来。

“她任性惯了，习惯所有人都对她言听计从，我这些年来头疼极了，烦恼着该找什么人来照顾她。女儿家终究是要出嫁的，我不能宠她一辈子。”他若有所思的说道。

浣纱看着父亲将打火机丢给柯焰时，心里闪过某种奇异的预感。那个打火机是父亲的珍宝，连她都碰不得，此刻竟然反常的肯与柯焰分享。

“所有人的宠爱把她惯坏了，她骄纵得像是个孩子。”柯焰优闲的点烟，一缕烟雾从他的薄唇中吐出，缭绕在他俊美的脸庞之前，将那双深邃的黑眸笼罩在烟雾之后。透过层层烟雾，他的视线锁住她，热烈的光芒不曾减少。

“我的个性如何，还轮不到你来评断。”浣纱愤怒的喊道，转过头去询问父亲：“为什么让他进来这里？我讨厌这个无礼的男人，根本不想再见到他。”她对着父亲抱怨。

“浣纱，柯焰是我属意的人，我特地从其它公司将他挖角过来，将对她委以重任，你该好好的学习与他相处。”凤傲磊说道，视线并没有与女儿接触。

其实在看见柯焰的第一眼，凤傲磊几乎就已经作出了重大的决定，只有刚强如柯焰，才有能力在接掌凤氏的同时，也照顾到浣纱。李韬步虽然心思缜密，但是太过软弱，只会被浣纱牵着鼻子走。浣纱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男人，能够宠爱她，却也必须能够管住她。

他的眼光不曾出过错，两个同样骄傲的年轻人，站起一起像是一幅画，互相敌视的火花，其实暗示着强烈的相互吸引。他所行的如意算盘，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。

“与他相处？我甚至受不了与他共处一室。”浣纱猛摇头，双手横抱在胸前，做出防卫姿态，从眼神到态度都充分表现出对柯焰的敌意。

“多练习几次，你就会习惯了。”凤傲磊淡淡的说。随手将烟盒抛给沙发上的柯焰，然后悠然的走出办公室，留下两个年轻人独处。

浣纱惊讶的看着父亲，难以相信父亲竟然将她留给这个讨人厌的男人。她不明白，原本处处宠她的父亲，为何在柯焰面前就变了个样。困惑转变成愤怒，她将一切迁怒到柯焰身上。

柯焰仍旧坐在沙发上吞云吐雾，黝黑修长的指夹着烟，放置在交叠的腿上，那神态十分优闲，锐利的黑眸始终盯着她，上下打量着她的身段。从气得嫣红的脸颊，到形状优美的胸、纤细的腰、修长的双腿，他没有遗漏分毫。

他修长的指在烟盒上轻缓的滑动，无限轻柔的触摸着，仿佛指下所碰触的不是烟盒，而是心爱女人的肌肤。在轻触烟盒的同时，他的视线不曾离开过她。

浣纱的身躯因为他的视线而窜过一阵颤抖，她有些忍无可忍，难以承受他的眼神，以及他所带来的紧张感。她跨步走上前去，急促的想夺走他手中的烟盒。

“放下，你没有资格碰这个烟盒。”她奋力的想从他手中夺回烟盒，但是

用尽了全力，却仍旧无法将烟盒从他手中取回。他的力量太过强大，只是用几根指头捏着烟盒，就让她累得不停喘气。

“没有资格？你能不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一个小小的烟盒，竟会让凤小姐扯到资格问题。”柯焰轻笑几声，浓眉往上挑着，似乎对她的用词很感兴趣。

因为争夺烟盒，两人的身躯靠得很近，他的眼光更加放肆，打量着她窈窕的身段，炽热的眼光像是火炬般，足以引起燎原大火。他能够闻嗅到她身上淡淡的香气，像是一朵已然盛开的花朵，诱引着他前来采撷。

“给我放手！”浣纱咬牙切齿的说道，并用力摇晃着烟盒。

在他的眼光下，她没有理由的开始慌乱，连身体都在颤抖了，心中有着女人的直觉，要她快些离开，就像看见猎人的小动物，知道逃离才是保命的唯一方法。但是她又太好强，不愿意轻易认输，先前在会议室里已经输了一局，她可不想尝到连败的羞辱。

“你父亲把这个送给我了。”柯焰若有所指的说，夹着烟的手往前伸去，磨挲着她垂落在眉上的柔软发丝。他所指的并不是烟盒，而是眼前如花似玉的女子。

知道她不会松手，他稍微一用劲，就将她更往怀中拉来，他缓慢的将烟雾吐到她气到发白的俏脸上。

烟盒只是个小东西，甚至连凤傲磊愿意交给他掌管的风氏，此刻看来都是微不足道的，他的兴趣全绕在浣纱身上打转。凤家的掌上明珠，才是最吸引他的。他清楚的知道凤傲磊所打的主意，而他欣然接下烟盒时，其实也代表着他对浣纱有着强烈的兴趣。

“你这个厚颜无耻的人。”浣纱咒骂着，不愿意再与他争夺。他触碰她黑发的指，给她的身体带来奇怪的影响，她甩头，想让黑发挣脱他的箝制。她的心中慌乱着，在他的眼光下，她有些局促不安。

两人靠得很近，浣纱可以闻到熟悉的烟草味，混合陌生的男性气息。他优闲的抽着烟，吐出的烟雾包裹住两人，形成一个过于亲密的小天地。她敏锐的感受到他的视线，在他薄唇上的微笑太过男性化，她的身躯略微颤抖着，终于放弃的松开手。

柯焰修长的指翻弄着手中的烟盒，像在炫耀着他的战利品。“我的脸皮要是不够厚，怎么耐得住你的牙尖嘴利？你太习惯与绅士相处，也太任性，只有无赖才能够制得住你。

那些男人用礼貌对待你，却被你吃得死死的，因为你任性得像是个孩子，对你礼貌等于是对牛谈琴。”他优闲的说道，拿起烟深吸一口，烟的前端有着暗红色的火光。

浣纱怎么吞得下这口气？过多的愤怒让她失去理智，瞬间怒气掌握了她的思想与行动。她激动的扬起手，想也不想的朝那张俊美的脸庞打下去，结实的给了他一巴掌。

清脆的声音响彻办公室，有好半晌，两个人都微微的愣住了。

在打了他之后，浣纱像是陡然间清醒。她紧张的退了几步，瞪视着沙发上的柯焰。

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竟会如此的疯狂，只因为对方的几句话，就失控的动手打人。

她虽然任性，但是所受的良好教育，让她在行为举止方面都是标准的

名媛淑女，优雅而不失分寸，这么粗鲁的举止倒是第一次。

柯焰缓慢的眯起眼睛，高大的身躯离开沙发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浣纱。他眼里的笑意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思索的光芒，深邃的眼里有着更多的神秘。他没有愤怒，只是专注的看着浣纱。

他摸着被打得发红的脸颊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，那笑容没有软化他的五官，反而增添了一丝邪魅，让人看了心生胆怯。

“我不打女人。”他淡淡的说，像是在陈述一件事情。

浣纱没有因为他的声明而感到安心，反而因为感受到危机而颤抖着，她很清楚危险没有过去，他眼里的光芒太过诡异，像是某种野兽的目光，暗示着她必须为刚刚的行为付出代价。虽然才见到他没有几小时，但她就是清楚的知道，他不是会善罢甘休的人。

柯焰走近几步，浣纱吓得连连后退。他仍旧眯着眼，嘴角挂着笑容，声音平滑而危险，让人联想到包裹在天鹅绒里的锐利刀剑。“我不打女人，但是对付任性的孩子，我很赞成给予一些惩罚。”他微笑的说，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扬起厚实的掌，赏给浣纱一巴掌。

“啪”地一声，浣纱来不及躲，被他打得偏过头去。她捂着脸，震惊得连呼吸都停止了。

他虽然没有用尽全力，只是轻微的给她一些教训，却已经打得她脸颊火烧似的发疼，娇嫩的肌肤因为他的巴掌，很快的浮现红痕。她瞪大眼睛，不敢相信他竟然敢打她！

“你竟敢打我？！”浣纱捧着脸，不可思议的吼叫着，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。那些泪水并不是因为疼痛，而是因为挨打后的难堪，她从来不曾受过这种对待，心里难受得想要尖叫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他淡淡的微笑着，伸手揩去她眼角的泪水。“当你对我动手时，也要有受到同样对待的准备，不要以为你可以恣意妄为，世上没有一个人会毫无怨言的承受你的任性无礼。我不打女人，但是你却任性得像是个孩子。”他的手轻抚过她的脸颊，流连在先前责打过的细致肌肤上，他的举止带着过分的亲昵。当手指触碰到她时，柯焰简直想要叹息，她的肌肤娇柔，宛如春花娇嫩的花瓣。

浣纱气愤得只能不停喘息，脸上还在疼着，而他的触碰带来更敏锐的知觉，让她几乎难以呼吸。听见他一再指责她任性，笑着说她只是孩子，她心里更加气愤。

“该死的，我已经是个女人了！”她喊叫着，亟欲向他宣告自己的成熟，无法忍受他只是将她当成孩子般看待。

只是她没有想到，这句话就像是点燃了某种引信，他的神色一变。

柯焰脸上优闲的微笑褪去，取而代之是审视的眼光，俊美如恶魔的五官，增添了某种危险的气氛。他将手中的烟在烟灰缸中按熄，抬起头看着她，从初见她时就存在的激烈光彩，在此刻更加的炽热。

“对待女人，就该有其它的方法。”他徐缓的说道，突然迅速的伸出手，将她拉入怀抱中，让她娇小的身躯抵在宽阔的胸膛上。

浣纱还来不及反应，他灼热的唇就已经封住了她的。她瞪大了眼睛，在他的攻击下发出模糊的闷哼声。

“不……”她的轻呼与抗议，被他悉数吞入口中。

他的舌灼热如火，顶开她的唇，长驱直入的探入她的口中，趁着她惊

呼的瞬间，纠缠住她口中的丁香小舌，吸吮着她的甜蜜。她的身躯颤抖着，抡起粉拳敲击着他厚实的肩膀，却怎么也挣脱不开他的箝制。

她的身躯被他牢牢的箝制在怀中，连脚尖都离了地，此刻才知晓他有多么高大强健，她的挣扎逐渐软弱，神智因为他野蛮需索的吻而迷离。

一阵她从未经历过的激情如潮水般，从他的身上涌来，冲刷着她纤细的感官。他的存在感如此的强烈，硬是闯入她的世界里，放肆的攻城掠地，属于他的气味，包裹了她的。

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待她，在责怪她、打了她之后，竟然又掠夺了她的吻。男人们一向对她俯首称臣，只敢远远的看着她，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，在情欲方面，她是完全生嫩的。

柯焰一手捧起她的圆臀，抵住他为她而疼痛坚硬的欲望，享受着她不可思议的柔软与甜美。另一手则在她胸前掬了满掌的浑圆，在揉弄着她的肌肤时，感受到她不知所措的颤抖。他发出低沉的吼声，加深了掠夺的吻。

浣纱发出细微的呻吟，双手紧扣着他的肩膀，承受着他的吻。

两人的身躯紧贴着，她能够感受到他身上的一切。在西装下结实贲起的男性体格，还有抵住她柔软身躯的坚硬欲望，这些陌生的冲击让她慌乱，却无法逃避。她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，无法拒绝他放肆的行径，竟还迎向他的热吻。当她试着以他诱引的方式回吻时，他发出男性的低吼声，那声音以及他高大身躯的颤抖迷住了她。

两人先前的敌视火花，在此刻转变成为激情的火焰，令人无法思考，只能夺取对方的给予。

这简直是疯狂的，但是她无法制止。她先前的敌意，是否为了想抵御他对她的影响？浣纱隐约的知道，因为他的出现，她的生命将会变得不同了。

她闻到他口中的烟味，正在纠缠着她的舌，将烟草的味道探入她的嘴里。他身上的男性气息，混和在某种古龙水的气味中，充斥着她的所有感官，在她心中烙下深深的痕迹。

烟草的气味，缭绕了她的身躯，无形的烟雾宛如某种掌握，随着他的出现，深深的探入她的生命。

阳光落在两人身上，这个吻绵长得不可思议。一直躲在门外偷听的凤傲磊露出微笑，满意的哼着小曲，慢慢的走下楼去。他开始在脑子里思索着，当浣纱出阁时，他必须办多少的嫁妆，或是摆多少桌的酒席。

凤傲磊的眼光没有出错，浣纱与柯焰之间的感情进展得很快，他们不断的争吵，却也发现无法离开对方。

柯焰不同于其它男人，浣纱的美貌与骄傲迷住了他，让他迷恋，但是他不允许她的任性，更不会让她为所欲为，两人之间的相处不像是情人，倒有几分像是敌人。他接下凤傲磊的工作，给予浣纱最彻底的宠爱，但是他绝不允许她的无礼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浣纱所受到的指责比过去二十年来的总和还要多，有时候她会好气好气他，愤怒得想要砸碎眼前所能看到的東西，唯一能够阻止她的，是她明白，要是柯焰知道她的行为，绝对会给予她处罚。想到他的处罚，往往是以热吻做结，她的脸颊不禁烫红着。

平静的情绪早就消失无踪，自从遇见他，她就饱尝了狂喜与狂怒。唯一无法否认的，是她深深的爱上他。

他们在争吵与热恋中，按照凤傲磊的期望，进了礼堂。优秀的柯焰是商界里受人瞩目的菁英，他成为凤氏的驸马爷，夺得凤浣纱的芳心，是商界里的大事，他们的婚礼被众人传诵了许久。

男人羡慕着柯焰的好运气，同时得到美女以及终生享用不尽的财富；女人则是嫉妒浣纱，能够嫁给优秀而俊美的柯焰。

在浣纱成婚之后，凤傲磊仿佛松懈了多年来加压在肩上的重担，他的身子陡然转坏，健康一天不如一天，理所当然的将凤氏的经营交给了柯焰。浣纱虽然念过几年企业管理，但是从小就被娇养惯了，没有能力背起经营凤氏的工作。他当初会选择柯焰，其实也是为了女儿着想。

他太疼浣纱，舍不得她过一天苦日子，他的年纪已大，总会担心着女儿的将来。而将她交给柯焰后，他很放心。他看得出来，柯焰有着旁人莫及的优秀，更可贵的是两个年轻人深爱着对方，柯焰的冷静可以包容浣纱的任性，如果没有意外，浣纱将终生受到无微不至的疼爱。他与柯焰，联手为浣纱建筑了一座安适的象牙塔，将她保护在其中，挡去了外界的风雨，不让她接触到外界的人情冷暖。

象牙塔如果没有颓倾，那么她的一生就是如此了，有着最宠她的父亲，以及一个疼爱她的丈夫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她将平稳的度过一生。

如果没有意外的话。

如果。

座落在郊区的富丽堂皇的宅邸，是他们的新居。夜幕低垂，银色的跑车宛如暗夜中的流星，以高速驶入门庭，在雕花门前停住。浣纱拿下墨镜，顺手抱起驾驶座旁的几个袋子，将车门踢上，修长的身影愉快的走入宅邸里。

“柯焰。”她愉快的喊着，环顾大厅却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

“先生人在书房里。”女仆连忙迎上前来说道，在围裙上擦拭着双手。“先生已经用过饭了，在书房里看一些文件。小姐想要用餐吗？我再去把菜热一热。”“不用了。”浣纱随意说道，脚步没有停，笔直的往书房走去。

她顺着阶梯走上二楼，没有敲门就直接推开书房厚重的大门。“柯焰？”她呼唤着，看见坐在皮椅上看文件的丈夫时，灿烂的笑容点亮了她的脸庞。

她原本以为会厌恶婚姻带来的束缚，但是很神奇的，她竟然享受起婚姻生活。或许是因为柯焰并不像一般的丈夫，会限制她的行动，他必须忙于凤氏的工作，而她还是能够享受着自由。

柯焰的确是最好的丈夫，他接过父亲的担子，宠着她。自由的白昼，以及热情的夜晚，这就是她的婚姻生活，她只觉得甜蜜，不觉得被束缚。

她仍旧过着与婚前没有什么差别的生活，唯一不同的是，疼她、宠她的人，现在除了父亲，又如了一个柯焰。

房间里充斥着烟雾，还有烟草气味，柯焰在阅读文件时有抽烟的习惯。他修长的指间夹着点燃的烟，缓慢的从文件上移开视线，看着走入书房的浣纱。

“整天都没有看见你，上哪里去了？”他淡淡的询问，瞧见她手中数包袋子，顺手将烟按熄。

浣纱给他一个甜美的微笑，将袋子放在木桌上，开始拆开那些包装精美的袋子。

“我去买了些东西。看看我替你买了什么，有衬衫、外套，还有一些毛衣，我们不是准备冬天时到欧洲去玩一趟吗？毛衣正好给你保暖御寒用。”她拿出一件件衣裳，绕过办公桌，靠近柯焰，想在他的身上试试。

只是才走上前没几步，他就握住她的手腕，将她往怀中一带，她惊呼一声，娇小的身子别无选择的跌入他的怀抱里。

柯焰捏着她的下颚，热烈的吻上她的唇，饥渴的需索她口中的甜蜜，黝黑的掌探入她的发以及衣衫内，探索着已经十分熟悉的娇躯。直到她喘息不已，他才缓慢的松开两人胶合的唇。

“我推开一切应酬，急着赶回来见你，而你倒比我还忙，直到天色都黑了才回家。

你这个妻子也做得太不尽责了。”他轻咬着她的唇，作为轻微的惩罚，男性的大掌在她衣衫下游走着，窃取她的轻喘。

“我是替你去买东西啊！”她轻笑几声，按住他的手，抓着衣裳连忙逃离他的怀抱，知道要是与他纠缠下去，大概就会在皮椅上缠绵。新婚期间，他的热情是激烈的，她不用询问，就能猜出他白昼匆忙返家的原因。

那些激情的记忆，令浣纱不由自主的脸红，她连忙清清喉咙，抖开手中的毛衣，想要找些安全话题来聊。要是再被仆人发现，柯焰跟她在书房里缠绵，纵然他满不在乎，但她的脸面要在哪里摆？“看，这件毛衣的料子不错，可以搭配先前买给你的大衣，还有这件背心……”她拿出今天采买的成果，成功的转移柯焰的注意力。

看见她抱起那些堆得像小山似的衣服，他的浓眉紧皱着，“衣柜里已经堆满了不曾穿过的衣服，你不要用自己买衣服的习惯来替我选购。你该学着节省些，节省不必要的开支。”他莫可奈何的看着小妻子。

他的成长环境只是小康，习惯了平实的生活方式，看见浣纱这种挥霍无度的购买行为，他有些难以理解，购买行为像是能够带给她快乐。

只要是女人，似乎都有着购物狂，而浣纱的家境富裕，从小就是刷卡不手软，往往买进了许多不必要的物品。

浣纱有些不悦的蹙着眉头，“我费心替你挑选衣裳，你不喜欢吗？”她走向他，重新依偎入他怀里，并将声调放软的说：“我花了好多时间，在店里寻找着适合你的衣裳，走得脚都酸了，以为你会很高兴的。”她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垂下长长的睫毛掩饰眼中的笑意。

跟他结婚，成为他的妻子后，她逐渐学乖了，知道跟他硬碰硬是没有用的，她开始懂得何谓以柔克刚，知道绕着圈子，收敛起一些坏脾气，还是能够得到她所想要的。他无法拒绝她的温柔。

“浣纱。”柯焰叹息着，用手轻抚着她的脸庞，“我不是指责你，只是要你注意些，买了我不穿的衣裳，只是浪费。”“嗯。”她发出模糊的鼻音，算是响应。“我只想要帮你打点服装，凤家可是做衣料生意的，我不帮你打点好服装，外头的人还以为我亏待了你。”浣纱纤细的指探入他的衣衫，在内里的口袋中拿出烟盒，熟练的打开烟盒，挑出特制的香烟，用水葱儿般的指夹着，放进他的薄唇间，然后在桌上摸索到打火机，替他点烟。

柯焰吸着烟，缓慢的吐出烟雾，拥抱着心爱的妻子。

她则是依靠着他的胸膛，呼吸着他身上的男性气息，混合了烟草味后的特殊气味。

她已经习惯了这个世界，从初见面起，这个气味就缭绕着她。她最喜